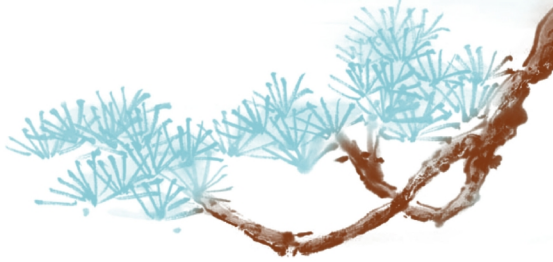


少年阿来的心事

□ 凤小燕



骑自行车驰骋的时候,阿来一头钻进小巷的黄昏里,他是友谊巷里大人们都称赞的孩子。在风声鹤唳的十五六岁,这孩子懂事得出奇。邻里都羡慕阿来娘:将来是能享福气的!

阿来猛地一刹车,刺耳的刹车声在充斥着锅碗瓢盆敲打的小巷里倒也显得和谐,只剩下地上摩擦出两道长长的拖痕顾影自怜。

这车还是父亲生前送给他的生日礼物。骑起来除了铃铛不响,其他所有的零件都“吱吱呀呀”地协奏出独特的进行曲。单车把手上的漆皮脱落得厉害,刹车线旁垂下一条钢丝线,车身的电镀部分几乎已经失去了光泽。

“阿娘煮什么呢?老远就闻到香气了!”阿来从车篮筐里一把夺出书包,三步并作两步跑进家中呼着母亲。篮筐是阿来爹为他装的,专门用来放书包,时间久了,已经有些松动。

他火急火燎地跑进房间,放好书包。桌子上老样子摆了一盘剥好了的橙子。缘是阿来总想留着给母亲吃,母亲干脆将皮也扒好了。

阿娘正小碎步地从厨房里端出一碗热腾腾的酸菜鱼,唤阿来拿块木板垫上桌。“哎哟哟,真怪烫手哩!”阿来娘一边说着一边两手摩挲耳垂,来不及腾出手去揩一把那一行将眼睛腌得火辣辣的汗。

阿来脸上的喜色却渐退了去,两只眼睛咕溜溜地转了一下,眸子沉寂了下来,有意无意地问道:“阿娘今天买鱼哩?娘咋知道我馋了!”

“瞎!你三友叔送来的!刚从塘里收网捡起来的,新鲜着嘞!你三友叔叫我煮来给你吃,说你正长身体!这鱼补人……还有许多小鱼儿,待会阿娘拣好洗净腌了去,能吃好一阵!”

阿来娘进进出出厨房,忙活得可是起劲儿,显然没发觉阿来的眼中分明有闪烁和不安。

三友叔是好人,他老婆死于难产,十多年过去了,也没再娶。要是当初他的女儿活下来了,那也该跟阿来一般大了。娘跟三友叔是同乡,说起来还算是青梅竹马了。阿来他爹走后,没少照顾他们母子俩。

阿来没说什么,接了盆凉水来给母亲冲把脸,侧着身望进盆里,阿娘的脸被清水荡起一道道褶,双颊微微凹陷,衬得颧骨像退了潮裸露出的礁石。空气中隐约弥漫着鱼的腥味,使阿来的心感到一阵一阵的紧缩。

他知道近来阿娘和三友叔走得近,这使他不得不对三友叔产生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,阿来甚至不敢承认这情绪。他心里害怕,怕人们都把父亲忘记了,那样父亲才是真正地离开他了。

接受三友叔便是背叛了父亲。他和自己较着劲儿。

这天放学回家叫阿娘,没人应。隔壁英子婶子听见动静跑到院子里对阿来说:“哎哟!你阿娘今早跟俺们去河边洗衣裳,没成想有块石头晃荡着哩,她愣是没稳住摔了一跤半天起不来,你三友叔把你阿娘送医院去瞧了,估计晚上……”

没等英子婶子把话说完,阿来就骑车飞窜了出去,一溜烟地拐出了巷子尽头。浩瀚的穹宇兜托不住少年这颗慌乱的心。

刺鼻的消毒水气味,满目的白蒙蒙像一张无形的网,好像一切的生灵都将闷在这里面,所有的挣扎都毫无意义。阿来讨厌医院这个鬼地方!如果没有见证过生命的沉重,也许在他这个年纪根本不知道它

有多么严肃,而阿来比谁都清楚,医院的墙壁比教堂听到过更多虔诚的祈祷。

迎面碰到三友叔下楼取药,正站在楼梯拐角处,手里拿着一沓病例报告之类的诊疗书。三友叔头发算是短的,只比寸头长一点,眉眼长得很深邃,叫人不能一眼望穿,双颊微陷,鹰钩高鼻下嘴唇紧抿。

三友叔见阿来了,紧蹙的眉头稍稍舒展开来,向他喊道:“你咋来了嘛?安心上你的学就是了。我招呼过英子婶子晚上给你端碗饭咧!”

“叔,我阿娘呢?阿娘她怎么样?”

“哦,没什么大问题。在塘边跌了一跤,估摸着是伤到骨头了,脚有些肿。不过大夫说了不打紧,休养一阵子就好了,你就宽心吧,小子!”三友叔的大手温柔而有力量地落在了阿来头上,这着实让阿来心安了许多。

“你去看看你阿娘吧,念叨着你咧,上楼靠右手边第一间就是,我去拿药。”

阿来缓缓回过回头仔细地看三友叔的背影,并不太宽厚,但也绝对算得上可靠。

进了病房,阿来盯了母亲有两三秒,然后哇的一下哭出了声来,把阿娘也吓了一跳。是啊,阿来向来太懂事了,好像上一次这样放声哭出来,还是因为父亲走了。邻里都说阿来坚强,是家里的男子汉,常常忘了他也只是个十五岁的孩子。

可是当母亲的又怎么会不知道,那些难熬的夜里,阿来是如何隐忍着,到最后抽抽搭搭地睡着了。哭湿了又干的枕巾哪会不留下一点痕迹。

阿来娘好久没见阿来哭得这样委屈,开始也慌了神,随后心里反倒松了一口气——他

终究是个孩子!母亲吊着消炎药的手颤颤地举起,挪动着身子想要坐起来,抱抱面前这个泪水纵横的少年。

阿来握住阿娘的手,已经快能把阿娘的手一把攥住了,“阿娘疼不疼?”

“不疼不疼,阿娘好着呢,躺在床上竟还怪舒服!别担心,没事!”

阿来抬起头迎上阿娘的目光,仿佛深陷进温柔暖和的艳阳天。眼前的这个女人曾与他分享过心跳。

“阿来啊,娘口渴了,你去帮阿娘接壶热水来吧,小心烫着。”

阿来正要拿床头柜上的保温瓶,眼光却落在一盘剥了皮的橙子上。母亲见阿来在发愣,说道:“这是你三友叔买来剥好了,我尝了口,甜得很,你待会走带回家吃。”

阿来点点头,出门碰到了三友叔。他鬼使神差地在门口驻了一会,听到阿娘对三友叔说:“没成想这一跤摔成这样,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,亏了那河里的水不多深……”这些不曾向阿来袒露的脆弱和害怕,如今也有人为阿娘兜底了。

所幸伤得不太重,阿娘在医院待了两天便嚷嚷着要回家去。

暑气一日胜过一日,残日将落未落,斜阳里捎着一抹难歇的闷热。阿来放学回来了,自行车轮碾过小巷石板路和它本身发出的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没人余晖之中。

“阿娘,我这车篮筐……”

没等阿来说完,阿娘便解释道:“你三友叔说啊,前几天在医院门口送你回来,发觉你车篮筐有些松动了,就找了些螺丝来给你紧了紧。咋样?好用些没?”

“嗯,好用了不少呢,阿娘!”

“那就好……阿来啊,那个篮筐也用了不少年了,我看都有些变形了。三友叔买了个新的送来,说是等你想换的时候再帮你换上……”阿娘手上的针线分明已经缠好了,可她在那里拆了又缠,缠了又拆,好像是故意不停下来,要让手里有点活儿干。说完才缓缓抬眸,小心试探地迎视阿来。

“我刚从三友叔家路过,他从市场上回来,估计还没吃晚饭哩。阿娘,我去叫他来咱家一块儿对付一口吧?省得他一个人做了,怪麻烦的。”阿来并没有接过阿娘的话,像是没听见一样。

饭桌上,阿来一声也不吭,只管低头扒拉着碗里的饭,恨不得都把头埋进碗去了。手上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,他仍是没抬头:“三友叔,待会吃完饭您帮我换上新篮筐吧,我爹给我装的有年头了,坏了。”这话说得像朦胧而轻薄的雾,像一片树叶落在梧桐大道,像落日逢着一片橘子海……轻飘飘的。

两个大人都有些惊愕,三友叔活像个半截木头似的直愣愣地杵在那,直到阿来娘捣了一下他。

“哦哦……好好,我吃完饭就给你换……”

阿来没有抬头,看不到阿娘眼里泛出的探究和心疼,睫毛上挂着晶莹的泪珠,摇摇坠坠地往下掉。

这天夜里,阿来翻来覆去始终睡不着,回忆像一团线,越抽越细,越抽越密,它甜蜜而刺痛,错乱而清晰,仿佛看到了父亲模糊而欣慰的笑。

第二天,终古常新的太阳一如既往地升起来。

故乡的雪

□ 戚思翠

刚进入冬闲的乡人们的平静生活。那纷纷扬扬、飘飘洒洒的雪花,在空中摇曳着清幽雅致的舞姿,然后悠悠地洒落下来,给房屋、树木、草垛、田野披上一层柔和炫目的洁白。银装素裹,冰清玉洁,成了故乡冬天最本真的底色,童话般晶莹,梦幻般纯净,诗情而画意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雪,越大越下,越下越欢,没过多久,就尺把厚,此时,最开心最快乐的自然是一群无忧无虑的孩子了。下雪天,孩子们迎来了天然的娱乐场。他们像一群出笼的小鸟一齐飞向白色的大自然,储雪、打雪仗、滚雪球、堆雪人……一个个似撒欢儿的小马驹,乱蹦乱跳,大呼小叫,汗流浹背。渴,雪当白糖;饿,雪当白面。小脸通红,却

不亦乐乎。直至各家的父母“一二三、三二一”地唤斥自己的乳名……

瑞雪兆丰年!这是故乡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、冬日里常挂嘴边之言。冬雪是麦子的棉被,而融化的雪水则是滋润麦子旺盛生机的琼浆玉露。“冬天麦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”,这句生动逼真的农谚勾勒出来的美丽前景,正是一幅令庄稼人憧憬向往的“丰收图”呢。所以,每逢下雪天,他们会默默地祈祷着:老天爷,感谢您的恩赐!下吧,下吧,下得越大越好!晚上睡觉,屋外传来雪花簌簌而落的声音,这是大自然弹奏出曼妙的旋律,令人陶醉。人们在这美妙的天籁声中,甜甜地进入梦乡。

雪止,天晴,雪融。雪水滴滴答答,自屋檐上流泻下

来,那声音好比曼妙冬曲。一夜间,雪水又变魔术似的,成了晶莹剔透的冰凌。那草屋檐下,长短不一、粗细不同、形状各异、似枪似剑银光闪闪的冰凌,如同天然雕塑品,构成一道迥异的风景。孩子们总被这种奇特所吸引,或拿竹竿拍打,或站凳或打“高肩”(人站人肩上)掰下,拿在手上抚摩,感受那种光滑柔顺的快感,有时忍不住放嘴里咀嚼,发出嘎嘣嘎嘣的脆声。不一会,又捂嘴,像要冻掉牙。尽管嘴唇冻得红彤彤,可还是乐呵呵的,那么快活、惬意。

最难忘的是,乡亲们清扫积雪时的那份虔诚和勤快,以及扫雪时的壮观场面。我爱故乡的雪,更爱雪中的故乡。假如我也是一朵雪花,一定会认准飞扬的方向……



“假如我是一朵雪花,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,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——飞扬,飞扬,飞扬,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。不去那冷寞的幽谷,不去那凄清的山麓,也不上荒街去惆怅——飞扬,飞扬,飞扬,你看,我有我的方向!”读到徐志摩的《雪花的快乐》时,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故乡的雪。

故乡盐城在苏北里下河腹地,冬天必下几场大雪,且雪来得特豪爽洒脱。老家有俗语:春雾狂风,冬雾雪。往往是连续三四天雾天后,白雪公主就身着美丽的“婚纱”下凡了。她的步伐是那么轻盈、潇洒、飘逸,唯恐惊扰了

